

E V I L    E Y E

# 邪恶的眼睛

[美]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著

宋赛南◎译

新华出版社

E V I L   E Y E

# 邪恶的眼睛

[美]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著

宋赛南◎译

*Four Novellas of Love  
Gone Wrong*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邪恶的眼睛 / (美)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著; 宋赛南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6.10

书名原文: Evil Eye: Four Novellas of Love Gone Wrong  
ISBN 978-7-5166-2533-0

I. ①邪… II. ①乔…②宋… III. ①中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985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7707 号

Copyright © 2013

by The Ontario Review, Inc. Copyright licensed by the Mysterious  
press, an imprint of Grove/Atlantic,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文简体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 邪恶的眼睛

作 者: (美)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译 者: 宋赛南

责任编辑: 李 成

封面设计: 图鸦文化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彩丰文化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4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2533-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 目 录

邪恶的眼睛.....	(1)
咫尺之遥 随时 永远 .....	(70)
处 决 .....	(131)
平板车.....	(191)

## 邪恶的眼睛

### 1

他说，那是他发妻的。

发妻，随口而出的两个字——她，他的第四任妻子，没有理由去曲解它们。

换句话说，没有理由觉得受了伤害，也没有理由去嫉妒、猜疑。这位丈夫甚至还以那种几乎漫不经心的方式给了些许暗示——不必好奇，这种方式和他提及他发妻的方式别无二致，娶她是上辈子的事了，当时我们俩彼此还不认识。

这样一来，她自知再去打听这位妻子便是自讨没趣了。

“这是纳萨尔——护身符，能驱走‘邪恶的眼睛’。在土耳其、希腊，还有伊朗，这东西随处可见——西班牙也有，伊内斯就出生在那儿。”

当她初次走进这个男人的家时，这件用玻璃雕琢的小物件就引起了她的注意。相遇不足一年，她成了这个男人的第四任妻子。但是，在他那座四周长满了散发着馥郁芳香的桉树丛的灰泥石头房子里，到处都是各种奇特的稀罕物。古老的面具和雕塑、充满异域风情的墙上挂件、丝绸屏风、“皮影”——她看着那些玩意儿都害怕，哪敢问东问西，只是瞪大了眼睛静静地欣赏，就像一个人毫无准备地走进了一家博物馆。

她比那个男人小很多：和他说话要谦恭、顺从，这样比较适宜。

何况，她还要跟他学习，因为这个男人在诸多方面都可以给她指导。

纳萨尔的确很像一只眼睛，尽管不像一只人眼：边缘是深蓝色的，而不是白色；表面并非球形，而是被磨平了。它的块头不小，没有眼睑，空洞却又专注，直径大概有八英寸。它被挂在餐厅拱门的一侧，很是醒目；这个餐厅通往后屋的厨房。

倘若你凑得更近点看它，你会发现这只纳萨尔上有很多同心圆：外圈是宽一点的深蓝圈，内一层是窄一点的白圈，再一层是浅蓝圈，中心则是又黑又小的“瞳孔”。清晨时分，阳光透过它，

深蓝色的玻璃熠熠闪光，显得格外漂亮。

“那些国家受过教育的人并不全然相信纳萨尔，也不相信会有‘邪恶的眼睛’——但是，他们也不会拿命运开玩笑，去亵渎它。土耳其有一家航空公司，他们飞机的机身上就有纳萨尔，为了好运。”

她想，要说好运嘛，还是多多益善。

她想自己在欧洲的机场可能见过那些土耳其飞机，但当时并不知道纳萨尔代表着什么。她说：

“它美极了。还很神秘——一只眼睛，没有眼睑。”

“嗯，它一直就在这儿。从1985年伊内斯搬走后。当然，我早就不注意它了。除非有人把它移走，我才会。”

她丈夫屋子里还有些更加丑陋的物件，它们呈现出的美让人心神不宁，即便如此，玛丽安娜仍试图让自己相信，她会习惯的。

这次谈话后不久，奥斯丁通知玛丽安娜，伊内斯要来拜访。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伊内斯？好一会儿，玛丽安娜也没弄明白她丈夫指的是谁。

奥斯丁·莫尔认识的人很多：很多人也都认识他。

他们在一块儿的最初几周、几个月，到现在近乎一年的时间里，他向她讲到了他生命中的许多重要人物，或者说曾经的重要

人物，她没法把他们一一分开：苏珊娜、哈利、达伦、菲力克斯、迈克尔、辛西娅、伊妮德、杰瑞德、亨利、弗洛伦斯、伊内斯……同行、已经成人的孩子、亲戚、密友、前密友、前妻。一讲到他们，她丈夫就变得滔滔不绝，他讲得天花乱坠，玛丽安娜却听得一脸绝望，就像是一个迷路的孩子在听一位长者告诉她回家的路，听到的全是她必须记住的密语。

有时候，尽管全神贯注，玛丽安娜仍然会糊里糊涂地弄错。

“对不起，玛丽安娜——我那住在西雅图的婚生子不叫‘亨利’，而叫‘哈利’。”

或者，皱一下眉，“不是‘苏珊’而是‘苏珊娜’——我女儿，上海的，你还没见过她。”

虽然开始时听到伊内斯这个名字吓了一跳，但玛丽安娜的确想起了她。那是自然——她是他的发妻。

“伊内斯很少来美国，她只是想来看看咱们——和咱们待一块儿——就一晚上。她一直习惯这样。她妹妹家的女儿霍特萨会陪她来，那是个好女孩，拉大提琴的，才华横溢，虽说长得不咋样。玛丽安娜，别紧张——伊内斯不是个难处的人。她也许看着有架子，其实并没有。只要你别怕她，她就没那么可怕。”

玛丽安娜试图微笑，可她却感到一阵恐惧。

发妻来访——还要留下来过夜！

玛丽安娜只熟悉自己父母的家，在她父母家，这简直不可思



议，无论她的父亲还是母亲都不可能问都不问对方一句就留客人在家里过夜。

而且还是两位客人，还有那个外甥女？

他们住的自然是她丈夫的房子。这个房子，他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了。

能住在这里，玛丽安娜心里很是感激。她经常一想到这个心里就像有股暖流经过——感激，住在这里。

她自己的生活在此之前已经坍塌了，就像摔坏了的陶器一样破碎不堪。

“我希望你能高兴一点，玛丽安娜。伊内斯不会对你构成威胁——对我也不会，我都这把年纪了。当初我们是和平分手。这些年我给伊内斯钱，早已不是出于责任，只是因为她在生活上大手大脚。每次她来美国，这已经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我俩的——我会问问她经济状况；如果她坦白说自己手头紧，我会给她些钱。不过只有她要我才给。”

奥斯丁语气平淡。你没法分辨出——玛丽安娜可能也分辨不出——他心里究竟是后悔，还是坦然。

玛丽安娜犹豫了一下，问道：“伊内斯没再结婚？”

她丈夫笑了，就好像玛丽安娜刚刚说了句风凉话，或是俏皮话。

“没！当然没有。离开我之后，伊内斯再没结过婚。”

这位刚嫁过来的妻子，他的第四任妻子，比他的发妻小 32 岁，而那位发妻比他还大两岁。

年龄差距就像是大地上的裂缝，只有当你试图跳过它时，才会发现它有多危险。

作为第四任妻子，虽然比她小那么多，玛丽安娜却没有任何胜利感，相反，她内心更多的是抢占了另一位女性位置的负罪感。

让玛丽安娜十分惊诧的是，她的丈夫会轻易提及他的那些前妻们。“当时我们正在亚马逊雨林旅行”——“当时我们在北京，做一部关于中国京剧的纪录片”——“当时，我们正在爱丁堡演出全阵容的《马哈哥尼》”。“我们”既不明确，也让人难以理解，譬如奥斯丁的那几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子女到底多大了，他们住哪儿，他们都是做什么的。

在此之前玛丽安娜并没有什么压力：她丈夫和前妻们所生的孩子，一个也没来参加他们父亲的婚礼。那场婚礼规模不大，也很私密——就是一场简单的民间仪式。

那时的她是幸福的，内心满是惊喜。她依稀记得那场现实的仪式是在一个小地方法院举行的。

玛丽安娜知道奥斯丁有个孩子早夭了。一个男婴，不到一岁。

那是伊内斯的孩子。很久之前的事了，当时是一九八三年。两年之后，玛丽安娜才出生。

多么奇特，多么不同寻常！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可以像分享他们作为夫妻而共有的诸多亲密经历那样分担这样一场灾难，却又不像连体婴儿那样被生活束缚在一起。分开这个词听起来太刺耳，也太残忍了。

玛丽安娜的父母结婚有三十多年了。他们是“老”爸“老”妈——她母亲四十二岁时才生的她。

她很想知道，她的父母会怎样看待她和奥斯丁·莫尔的婚姻。她希望这场婚姻能让他们安心，因为他们过世之后，又有人保护她了。

她尽量不去责备他们，哪怕是用那种最本能的、孩子般的方式。毕竟，他们无可指责。

因此，当丈夫若无其事地提起过去，就好像那些事已经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过去了时，她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第一次见面时，奥斯丁讲述了他的那几段婚姻和那几任妻子——“每个人都与众不同，每个人都令人称道。只是没能长久下去。”他一口咬定，每次离婚都是“友好的”，不过玛丽安娜很想知道事实是否真如他所言。

玻璃墙、天窗、漂亮的通风窗，透过窗子能看到这座城和几英里之外的海湾，它们在夜晚闪闪发光——谁能心甘情愿地离开

这座房子？还有贵为奥斯丁·莫尔的妻子的社会身份？尽管玛丽安娜认为这分文不值——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多数女人会把这视为一笔巨大的损失。

玛丽安娜时常不得不抱歉地笑笑，打断奥斯丁，“等等——你说的是哪位妻子？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奥斯丁会说，“故事的关键不是那会儿谁和我在一起。亲爱的，谁，什么时候，都不重要。”

她因浅薄而受到了指责！这让她觉得自己太嫩了。

她因自己的想法而受到了指责，内心开始隐隐作痛——倘若我这般爱你，我在你眼里也无足轻重吗？

他教导她，个体不只是转瞬即逝，而且无关紧要，这让她很是困惑。想来，在奥斯丁·莫尔浓墨重彩的一生中，没有哪个人会重要到哪里去——除了奥斯丁·莫尔。

然而，她却成了这唯一的个体的俘虏，就像一个人陷入了流沙之中。以前的她并没有这样敏感而脆弱，她也不像现在这样过于关注爱人、家庭、我们；而现如今，对她而言真正重要的，除了这个唯一的个体，再无他物。

一个人住在哪儿，同谁住在一起；一个人不会孤苦无依。那才是重要的。

玛丽安娜当然知道：相比文化、政治、美学和道德，这唯一的个体微乎其微、粗俗鄙陋。奥斯丁说得没错：那个我们有什么

重要的？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内陆待过的？再比如，思考过中国京剧的？而当我们包括年轻的孩子们时，例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那场印度之旅，孩子们具体是谁又有什么重要？

在她父母的生命中，玛丽安娜意义重大。

她禁不住这样想，他们去世得太早，她就这样被抛下了。不过，这样想够荒唐，的确够荒唐。

奥斯丁向她承诺，他会像她的父母那样爱她，只会更多地爱——“作为丈夫。我们的关系更加紧密。”

玛丽安娜嫁的绝不是一位凡夫俗子。这是一位准公众人物。有不止二十五年的时间，奥斯丁一直担任旧金山表演艺术独立研究所主任；在更长的时间里，他的名字——“奥斯丁·莫尔”，一直是个传奇。现在，玛丽安娜就是奥斯丁·莫尔夫人，如果她希望人们这么称呼她。

奥斯丁认为女人“婚后随夫姓”是一件荒唐事。他的每一任妻子婚后都继续保有她们各自婚前的姓，从未变成过莫尔夫人。他说，每一位妻子都拥有她自己的独立于他生活之外的生活；每一位都有自己的工作、事业。

当她的丈夫为他的前妻们的事业自豪时，玛丽安娜有一点点小嫉妒。

事实上，她自己的事业，似乎打结婚开始就已经全乱套了。甚至是在婚前，她的工作就已经连续数月毫无进展了。

“那么，你那几位前妻，你不用付她们生活费？”

“不用了。”

“子女抚养费呢？”

“当然也不必了——我的孩子们都长大了。”

“我是说，他们没长大之前。”

“他们小的时候，经常和我住在一起。同我一起去旅行。有时，他们的母亲还会和我们一起去旅行。离了婚也还可以做朋友，就像伊内斯·赞布兰可和我，虽说我们很少见面。”

伊内斯·赞布兰可和我。这几个词让玛丽安娜打了个冷战。

奥斯丁误解了玛丽安娜痛苦的表情。他拉起她的手，吻了吻，有点嬉闹，又带着点关切。

“别一副悲戚戚的样子，玛丽安娜——求你了！我和伊内斯再没一点点感情上的瓜葛了。我想，说我们是‘朋友’，甚至都有点夸张——因为她除了偶尔来看看我，事实上，我们彼此并无联系。她来美国主要是看别人的——不是我。”

玛丽安娜弄明白了，伊内斯不是奥斯丁那些已经长大了的孩子的母亲。第二个妻子和第三个妻子——她老是弄混她们的名字——才是那七个她已经见过的孩子的母亲。

“我不必再给她们中的任何人任何东西了，再也不会了。所以——亲爱的玛丽安娜，别再想这事了！”

玛丽安娜有些惭愧，是她引发了这个话题。这会令他觉得她

是个唯利是图、心胸狭隘的女人吧。事实上，她很少关心她丈夫的财政状况。

她只关心他爱不爱她。她对她的爱，在她的生活中占据了过多的位置，就像她的那把低音提琴，她曾背着它乘着城市公共汽车，来来去去地上下音乐课。她希望这一切终有回报。

奥斯丁说：“我们认识时，伊内斯还是个演员，但她没有那种不成功便不罢手的雄心壮志。她年轻时相当漂亮，就像凯瑟琳·德纳芙<sup>①</sup>——事实上，伊内斯认识她。伊内斯大多数时候只是演些西班牙电视剧，一些小角色。她演的最后一部电影是默歉德—艾佛瑞电影公司的。名字我忘了。电影不怎么样，尽管主角是让娜·莫罗——伊内斯的另一个女友。”奥斯丁停下话来，抚摸玛丽安娜的手。他时而会待她如尚未康复的病人，不过这并没有让她觉得不舒服；他关心她，这让她得以慰藉，因为她知道他的关心是真的。

在研究中心，披着公众人物的外衣，奥斯丁必须以温暖、亲和的方式细心周到地对待很多人。如果他没微笑，就有人会心碎。如果他忘了某个名字，或者某张脸——当然又会有人心碎。但是同玛丽安娜在一起，在他们私密的家中，他就能直率而坦诚

---

<sup>①</sup> 法国女影星，从1960年代活跃至今。出生于法国巴黎，13岁从影。有法国第一美人之称。

地表露情感。

“至于说伊内斯——她是西班牙女人的特例：情绪化，却又很理智。各种情感，也可以提前酝酿——排练。伊内斯喜欢撩拨他人的情感，就像擦根火柴，扔出去，看它落哪儿。她生性鲁莽固执，她的人生也因此免不了各种过失，不过我想，大体说来，她还是相当幸福的。在她的圈子里，伊内斯·赞布兰可有点小名气。我想，你听说过我俩的儿子吧？”

奥斯丁热情洋溢的语调趋于平静。这个新话题只会让他心情忧郁。

“你俩的儿子？对，你提过的……”

或许是玛丽安娜听别人说起过。提及奥斯丁·莫尔时，人们总会不断地提及这件事以及其他的几件事。他们并不怎么认识他，谈及他时，却语调肃静，就好像在谈及一位受了伤的大人物。

“他名叫拉乌尔，当时四个月大。他母亲把他放在床上，脸朝下——就在这个房子里。我们刚搬进来，当时房子还没重新修葺，也还没有整个的新厢房。那个房间——婴儿房——与我们的卧室相邻，中间隔着一扇门。那个房间再也没有了——你再也看不到了。伊内斯让孩子趴在床上小睡——跟平常一样——他却再没醒来。”

玛丽安娜尴尬地说：“我很抱歉……”



“是伊内斯最先发现的。她一口咬定，自己就出去了那么几分钟。可时间远不止她说的这点——至少有半个小时。我们有一个丹麦籍的互惠生<sup>①</sup>女孩，但那天下午她不在。我也不在——恰巧。伊内斯并不是真地想要孩子，而且她好不容易才怀孕。她刚刚开始接好的电影角色，怀孕、生孩子妨碍了她的事业。我想她当时不得不放弃一部波兰斯基<sup>②</sup>的戏——虽说仅仅是个配角；她怀孕了，她‘信’不过人流手术，我也信不过——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不过拉乌尔出生后，伊内斯全身心地照料他，还给他的银脚镯上系了能驱‘邪恶的眼睛’的护身符，尽管这非常迷信。伊内斯开始神经质似的害怕数字十三——你知道有个词说的就是这种恐惧症，这个词也不算罕见吧？——十三恐惧症——这好像能够解释一切！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这起突发的婴儿死亡事件——‘摇篮死’的任何解释……”奥斯丁话语飞快，而在这之前，玛丽安娜从没有听他这么快地说过话。他红润的脸上汗淋淋的，热量就好像是从他肉乎乎的胸膛里散发出来的。他在房间里不停地踱来踱去，当他好像要准备走出房间进到

---

① 也称为“互裨姑娘”，即以授课、协助家务等工作只换取膳宿、学习英语、不取报酬的外国女子。

② 罗曼·波兰斯基，法国大师级导演，2002年凭借《钢琴家》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罗曼·波兰斯基的黑色电影风格已经被载入世界电影史册。